

记忆深处

除夕出诊

1960年冬天,我在承德市兴隆县跑马场公社卫生所当医生。春节前夕,茅山区政府通知我们:家在外地、不回家过年的单身职工,大年三十到区政府食堂聚餐。

那天上午,我走了二十多里山路,赶到茅山区政府,下午四点多钟,和区直单位的七八名没有回家的职工一起,到区政府那间简陋的食堂里聚餐。每人限量用粮票买了两个馒头、一碗粉条炖肉,围站在一张白木条桌边把饭吃完,就算过年了。

那时候,当地各方面条件都比较差,文化生活更无从谈起。村中没有路灯,家家户户甚至连收音机也买不起,电线杆上挂着县广播站安装的几个小喇叭,时而有气无力地响一阵子。吃完饭后,我便和区卫生院的赵大夫到他的单身宿舍里聊天。

那年我二十二岁,平时饭量就大,肚子里也没什么油水。虽然下午的年夜饭还算不错,可并没吃饱,晚上七八点钟,肚子就饿了。没别的办法,赵大夫拿出他平时喝剩下的

少半瓶梨酒(当地用土法烧制的一种白酒),砸了几个核桃,两人各喝了几盅,又用酱油兑了半碗开水喝下,就睡觉了。

没想到,半夜里我们睡得正香,忽然有人敲门,连声喊道:“医生在吗?我家有人病了,请你们快去看看!”我俩连忙穿衣起床,门外是老营盘大队的两名社员,说他父亲又拉又吐,肚子疼得厉害。我俩二话没说,背起诊包就跟着两位社员直奔老营盘。

塞外的冬天格外寒冷,呼出的哈气在眉毛胡子上结了

冰。我们一路上连跑带颠,身上都出了汗。到患者家中,只见一位五六十岁的男子躺在炕上,面色苍白,有气无力。我们详细询问病情,诊断其为急性肠胃炎,随即给他打针、吃药,又在一旁观察了一个多小时,患者吐泻止住了,腹痛也有好转。我们给患者留下一些药物,嘱咐其按时服药及其他注意事项,然后按规定收了两毛钱的夜间出诊费。随后,我们迎着凛冽的寒风,打着手电,深一脚浅一脚地返回茅山驻地。

杨鸿恩/文

病房里的年三十

2000年春节前,父亲因冠心病住院治疗,我为陪护父亲,在医院病房里过了一个特殊的春节。

那年离除夕还有半个多月的时间,古稀之年的父亲突发冠心病,住进了唐山市一家医院的心内科病房。因病情较重,身边时刻离不开亲人看护,于是白天由母亲照料,夜里我和两个弟弟轮流值班。父亲住院期间,我每天下班回家吃过晚饭,便匆匆赶往医院陪护,第二天一早又赶回去上班。

除夕夜里,病房里的其他病人为了回家过年、看春节联欢晚会,相继出院或请假回家。因为我们家没有暖气,担心父亲回家后受凉导致病情加重,只好留在医院病房里过年。原本有八张病床的病房,最后只剩下父亲一位病人。除夕夜,我作为长子,主动留在病房陪伴父亲过年。病房里没有电视,加上大部分病人都已回家,整个病区显得格外冷清。天黑以后,我把带来的饺子放在父亲床头,父子俩就在病房里吃饺子、过除夕。

等父亲躺下休息后,我走到阳台的窗前,看着万家灯火,就当是在观看一场特别的春节联欢晚会了。

李湘杰/文

“我记忆中的年味”征文

冀东粽子年味浓

我的家乡是冀东的一座小山城。小时候,每到过年,家家户户都要给长辈亲戚送粽子。

粽子一般论包或论匣包装。一包粽子,是用纸包装的单一品种散装糕点,多为桃酥等粗点心,称好斤两,再用油纸四四方方包好,上面覆一张红纸,最后用纸绳打个十字结,方便提携。一匣粽子,是用纸盒或铁盒装的各式糕点拼盘,里面以细点心居多,相对更高档一些。匣粽子品种并不固定,用现在的话说,就像开盲盒一般。小时候,家里每次收到匣粽子,我都会迫不及待打开,看看有没有自己爱吃的。

我们当地糕点种类丰富,匣粽子也是五花八门、琳琅

满目:有圆圆的桃酥,中间嵌着宝石般的果脯,叫作“大片粽子”;还有一种小桃酥,形如金条,叫作“二细粽子”。桃酥便宜实惠,在匣粽子里往往能占上三分之一,却不太受孩子喜欢,孩子们更爱吃细点心。有长条千层酥,我们叫“板儿酥”,像一把把尺子叠成,最上面沾着芝麻,我最爱一层一层揭着吃;有酥皮牛舌饼,甜中带咸,入口满嘴掉渣;有软糯的沙琪玛,上面点缀青红丝或瓜子仁;还有莲花形的山楂酥、四四方方的枣糕、粘牙的花生酥、流油的棋子烧饼,以及一口一个的槽子糕、一抓一把的江米条……

但这些都不是我最先找

寻的目标。匣粽子所有糕点里,我最爱的是蓼花糖。外形像一节藕,圆圆滚滚,个头大却体轻,金黄外皮均匀沾着芝麻或白糖,一口咬下去,嘎吱作响,十分酥脆,里面是雪白细腻的蜂窝糖心,像棉花糖一样,一舔即化,香甜可口。

弟弟也很爱吃蓼花糖,可一匣里通常只有一个,妈妈便掰成两半分给我们。即便如此,我和弟弟还常说对方那块更大,就连掉下来的糖渣也要平分。吃完蓼花糖,再接着分其他细点心,然后各自藏起来,留着过年慢慢吃。只剩没人稀罕的桃酥,等过完年,才成了最后的争抢对象。

别家送来粽子,自然也要

给别家回送。父亲忙于劳作,我从六七岁起,就负责给长辈送粽子。我也很乐意跑腿,因为每次送粽子,都能领到不少零食。后来弟弟长大了一些,这项任务便由他接手。

渐渐地,我和弟弟不再为分粽子吵闹;再后来,我们上了大学离开家乡,也不再负责送粽子了。时至今日,家乡过年的习俗悄悄变了,粽子被酒水饮料等礼品取代,可每到过年,我仍会想起小时候吃粽子的场景,那些美好回忆如同粽子一般甜蜜,令我魂牵梦绕。或许我真正怀念的,不是粽子的味道,而是那份简单纯粹的快乐。

张海生/文

告读者

本报为您提供个人图书服务。图书类型包括:个人传记、各类文集、影像档案等。价格优惠,品质上乘。
咨询电话:0311-88629437,88629317



图说

节俭传下去 中国万年福

富强 民主
文明 和谐
自由 平等
公正 法治
爱国 敬业
诚信 友善



河南舞阳 张新亮作

中宣部宣教局 中国文明网

图说往事

七大姑齐聚 我家年味浓

老话里的“七大姑八大姨”,在我家从不是虚指——我真有七位姑姑。每逢春节,我最盼的就是姑姑们齐聚娘家。从前爷爷奶奶在时,七位姑姑总会提着精心准备的年货,从四面八方赶回来,她们围着老人唠家常、忙年夜饭,欢声笑语把年味酿得醇厚。如今老辈人虽已远去,但姑姑们的团聚从未中断。每到春节,姑姑们都会回来,围坐一桌,体会娘家的温暖。

1998年春节,七位姑姑齐聚娘家,拍下了这张难忘的照片。郭清晓/文并供图



军旅生涯

列车上的元旦

1977年底,我到北京军区报社办事,返回部队那天,恰逢1978年元旦。

列车在苍茫的华北平原上奔驰,窗外掠过光秃秃的杨树和零星的村庄。车厢里弥漫着烟味,我裹紧军棉袄,听着列车“哐当哐当”的节奏声。

几位热心的旅客主动和我搭话,大家你一言我一语。一位老乡问:“唐山气候宜人,大同生活条件差,你咋适应?”我搓搓冻红的手回答:“叔,唐山水土是养人,可越是艰苦的地方,越能长出硬骨头。我们守在古长城脚下,一年刮两场风,一场刮半年。但夜里站岗望星空,只觉眼下的土地埋着千年烽火,把自己种在这儿,就像山坡上的耐寒松,风越猛,根扎得越深。”

戴眼镜的青年男子接过话茬:“高考恢复了,你参军怕是错过了上大学

的机会,咋想的?”我望着领章上的红,像两簇小火苗:“说不羡慕是假的。消息传到军营,战友们夜里都打着手电翻课本。可连长说,国家要有人守大门,也要有人造钥匙,大门守牢了,造钥匙的人才能安心。”

后来,车厢忽然静了,只有列车行进的声音。远处传来鞭炮声,不知哪个小站在迎新。

列车鸣笛驶入隧道,黑暗瞬间裹住车厢,唯有安全指示灯微光闪烁。等再望星空时,新年第一缕晨曦正从地平线渗出。“新年快乐。”不知谁低语了一句。“新年快乐。”整节车厢轻轻应和。

在列车上,我迎来了1978年的第一个早晨。我整了整军帽,帽徽上的五角星映着曙光。

艾立起/文